

● 书 评

一部富有创见和文采的新著

——评《浪漫主义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

黄 曼 君

(华中师范大学 中文系,湖北 武汉 430079)

[作者简介] 黄曼君(1935-),男,湖南株洲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和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4-0512-02

陈国恩的博士论文以《浪漫主义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作为严家炎主编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的一种出版。我因为参加了该论文的答辩,为它的出版感到高兴,特地写上几句感想,把它介绍给读者。

中国学术界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相对来说是不够充分的。说起浪漫主义,大多只关注它的主观性、抒情性、幻想性特点,目光仅停留在“五四”浪漫主义上,认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衰落即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终结。有些学者后来虽也注意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上依然有浪漫主义文学,可是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理论把这些浪漫主义文学现象与“五四”浪漫主义整合起来,构成一个有机的文学思潮,揭示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陈国恩的《浪漫主义与中国 20 世纪文学》(以下简称陈著)吸取了前人的经验,首先致力于理论上的开拓,对浪漫主义做出了新的界定。作者把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放到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开阔背景上,透过纷繁复杂的关于浪漫主义的一般概念,论证了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自由精神超越了启蒙主义的理性,达到了情感自由阶段的产物。它的主观性、情绪性的特点,其实也是它的自由精神在艺术上的表现。关于浪漫主义自由本质的这一界定,举重若轻,为整个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本来无序的不同形态的浪漫主义文学现象得以在这一新的理论上整合起来,获得了作为一个思潮的前后一致性和内在统一性。

陈著根据对浪漫主义本质的新认识,构建起一个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发生、发展、演变到最终泛化的历史模型,这是它的一个崭新成果。作者认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贯穿了几乎整个 20 世纪。具体地说,它在 20 世纪初萌芽,代表人物是鲁迅和苏曼殊。到“五四”,浪漫主义思潮以狂飚突进的姿态崛起于文坛,然而没几年,它就陷入低谷。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在低谷中探索新的方向,到 30 年代蜕变出以沈从文、废名为代表的田园牧歌型的浪漫主义。40 年代,浪漫主义思潮呈现回归与泛化并存的复杂状态。除此之外,还有一条中国化的浪漫主义发展道路,即从 20 年代末的“革命浪漫谛克”到 50 年代的“两结合”创作方法,这是一个浪漫主义不断被政治化的过程。政治化的浪漫主义,最终在“文革”中蜕变为伪浪漫主义。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到新时期又呈现回归之势,然而不久它就汇入并且消失在 80 年代中期涌起的现代主义思潮中了。作者把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这一发展历程梳理得非常清晰。尤

其是把解放后 40 余年的浪漫主义文学现象与前半个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整合起来,探讨其内在的规律,这样的研究思路,据我所知,还是浪漫主义研究中的第一次,显示了作者开阔的历史眼光和锐意创新的精神。同时,这种创新又是具有历史厚重感的:作者以翔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表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确如书中所言,曲折地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这一发展历程远比西方浪漫主义的长久,只能说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像作者所言:中国 20 世纪社会的状况能够容纳浪漫主义思潮,却又不具备让它充分发展的条件,归结到一点,就是因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面临着个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双重任务。

深入揭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以转型、回归和泛化为主要运动形式的发展规律,这是陈著的又一个成果。浪漫主义的自由本质决定了它与社会革命的矛盾关系,后者为其无产阶级性质和任务所规定,要求有统一的指导思想,要求文艺充当动员群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必然要批判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因而,在现代中国社会革命运动高涨、个人自由空间相应缩小的时期,浪漫主义只能通过转型,以田园牧歌的形态在人生的边缘找到生存的空间;一旦反封建再次成为时代的主题,它则又以激昂的姿态重新回归文坛的中心。由于中国新文学同时受到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文学思潮,包括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也由于现代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共同遵循自我表现的原则,彼此存在亲缘关系,所以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经常地向现代派文学分流。作者在与西方浪漫主义的比较对照中总结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发展规律,在与启蒙主义、现代主义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揭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现代性特色,以及它在现代中国的发展限度和独特命运,提出了许多精当的见解。作者对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转型的内在依据和外部原因的分析,对于其中经验教训的总结,如分析中西浪漫主义文学成就悬殊的原因时,指出受现代理性精神洗礼程度不同这一环节的重要性,关于现代中国否定浪漫主义的原因之一是混淆了作为政治思想概念的个人主义和作为一般人文思想的个性主义的区别等等,都是十分深刻的,包含着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和追求真理的勇气。

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演变的角度重新评价一些作家,确立其新的文学史地位,这是陈著的再一个成果。一些作家在陈著的阐释中获得了新的意义,比如沈从文、废名,一般认为他们属于乡土写实派,但陈著充分论证了他们文学观的浪漫主义性质,指出他们在社会革命时期自觉退居人生边缘,接近道家的纯任自然和禅宗的随缘任运,把创作当做“梦梦”,试图为人类“爱”字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其作品代表了田园牧歌型浪漫主义的最高成就。这不仅展现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丰富形态,而且突破了沈从文和废名的传统看法,显示出他们创作风格的鲜明特色和丰富内涵。

陈著除了多有创见,还写得很有文采,这是颇为难得的。作者重理性,也重感性,不少篇章是通过与对象的情感交流发现其独特的美,并用美文的笔调表达出来。其中写得最为精彩的是郁达夫与屠格涅夫的比较,沈从文、废名、徐志摩的比较,以及张承志小说的宗教精神等。比如,他认为《边城》是“沈从文长期受压抑的感情的流露,是他唱给自己听,为了让自己感动起来的‘情歌’”;指出张承志草原小说充满感伤而悲壮的情绪,“关键就是当人们懂得了珍惜的时候,美好的东西已经永远消逝,包括故乡、友谊、爱情,也包括自己的过去,让人抱恨终生”。面对这人世间的残忍,“张承志的独特之处在于追寻着苦难,渴望找到幸福的记忆,给自己一个悲壮的安慰。这样的幸福观包含着人宿命地想踩到自己的头影上那种痛苦而绝望的冲动,也包含着宽恕、巨大的自我牺牲、无私地关怀他人和爱而不求回报,是充满宗教感的。”这些论述既有理论深度,又有情感的张力,做到了理性与感性的有机统一,历史评价与审美评价的相互交融,表现出作者精细的艺术感觉和出色的整体直观能力。我知道它们大多作为单独论文发表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受到了学界同行的好评。

总之,《浪漫主义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是一部富有创见和文采的优秀著作。它把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层次,其中一些成果显然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作用。